

昌黎韩愈 文化史料

何志利◎主编

昌黎县档案局
秦皇岛市昌黎韩愈研究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昌黎韩愈 文化史料

何志利◎主编

昌黎县档案局
秦皇岛市昌黎韩愈研究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昌黎韩愈文化史料 / 何志利主编.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34-4802-7

I. ①昌… II. ①何… III. ①韩愈 (768 ~ 824) —人
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480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 × 26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韩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百代文宗”和“文章巨公”,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身处中唐社会变革时期,以一个文人特有的铮铮铁骨和匡世济民情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一生虽大起大落但始终不改其志。韩愈也因此倍受后世传颂和尊崇,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近几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韩愈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日益成为人们挖掘和研究的热点。

昌黎作为韩愈故里,韩愈文化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昌黎人民始终以韩愈为骄傲,以传承韩愈文化为使命。昌黎历史上曾多处建有韩愈祠堂,现今位于碣石山中的韩文公祠,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登高瞻拜。千百年来,昌黎这片土地承载了无数缘起韩愈的典故、文献和关注,汇集了每一个时代所赋予的内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昌黎人创新进取和奋发图强。特别是在当前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新昌黎的征途上,韩愈文化正深深植入每一个昌黎人的血脉,成为追寻中国梦、昌黎梦的精神力量。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昌黎县档案局与韩愈文化研究会整合多方韩愈文化资料,出版了这部《昌黎韩愈文化史料》。该书更凝聚着昌黎人民对韩愈的敬仰和赞颂,寄托着对韩愈文化的美好向往。为每一位喜欢仰慕韩愈的读者走进韩愈、了解韩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也必将成为弘扬韩愈文化、追寻时代梦想的特殊飨礼。

中共昌黎县委书记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一 传记篇	1
韩愈 3	
韩会 35	
韩湘 37	
韩志 38	
韩超 43	
二 遗迹篇	65
墓茔 67	
遗笔 68	
韩文公祠 70	
韩文公祠题诗 77	
三 碑记篇	83
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 85	
韩文公神道碑 87	
潮州韩文公庙碑 91	
大宋故处士韩公墓志并序 96	
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 100	
祭昌黎文 103	

- 重修文公祠堂碑记 107
新修韩昌黎祠记 110
昌黎五峰山修建韩文公祠并抚道两台生祠记 113
重修韩文公祠记 116
重修五峰祠堂殿厅院基碑记 118
五峰山韩文公祠碑文 123
唐昌黎伯韩文公嫡裔世袭锦衣千户俸列祖之墓碑文 124

四 家谱篇 127

- 清乾隆元年韩师罗修《盐山县韩氏家谱》(节选) 129
清嘉庆十八年韩启心修《昌黎县韩氏家谱》(节选) 135
清道光二十三年修武韩耿洲修《韩文公门谱》(节选) 140
清道光年间营口《韩文公昌黎宗派》(节选) 150
清光绪二十三年韩连仲修《昌黎县韩氏家谱》(部分残缺) 152
清宣统二年营口《韩氏族谱》(节选) 185
昌黎韩氏家谱(自昌黎迁博野)(节选) 187
河南孟州西武章小韩庄《韩文公家谱》(节选) 209

五 年谱篇 223

- 韩文公年谱 225
南溪韩公年谱 228

六 艺文篇 249

- 马说 251
答李翊书 253
送李愿归盘谷序 257
师说 260
祭十二郎文 263
毛颖传 269
张中丞传后叙 272
进学解 277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 282

论佛骨表	286
原毁	292
伯夷颂	295
原道	298
送董邵南序	304
送孟东野序	306
祭鳄鱼文	310
雉带箭	313
题木居士二首(其一)	315
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316
听颖师弹琴	318
晚春	320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321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322
山石	323
调张籍	324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326

附 录

韩愈研究·····	327
-----------	-----

后 记·····	354
----------	-----

01

第一篇

| 传记篇 |

韩 愈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¹⁾、董仲舒⁽²⁾之述作，而独孤及⁽³⁾、梁肃⁽⁴⁾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⁵⁾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⁶⁾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⁷⁾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⁸⁾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⁹⁾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海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

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¹⁰⁾,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¹¹⁾,细木为桷⁽¹²⁾,榑⁽¹³⁾桷侏儒,椳闳扂楔⁽¹⁴⁾,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¹⁵⁾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¹⁶⁾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¹⁷⁾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

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¹⁸⁾，李愬⁽¹⁹⁾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²⁰⁾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

寺,必有断臂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²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²²⁾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至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洌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

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砲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睥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獐⁽²³⁾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人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²⁴⁾、东郡人张籍⁽²⁵⁾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齮⁽²⁶⁾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²⁷⁾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²⁸⁾、蒋系⁽²⁹⁾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选自后晋开运二年刘昫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

【注释】

(1)扬雄(前58~公元18):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

(2)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思想家、儒学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

(3)独孤及(725~777):唐朝散文家。

(4)梁肃(753~793):唐代散文家。

(5)董晋(723~799):仕唐,官至宰相。

(6)张建封(735~800):字本立,邓州南阳人,寓居兖州。少喜文章,能辩论,慷慨尚气,以功名自许。代宗诏李光弼进讨苏常盗,建封请前谕盗,一日降数千人。德宗时,李希烈反,建封拒战有功,拜徐、泗、濠节度使。贞元中来朝。时宦者主宫市,谏章列上皆不纳;建封得间言之,帝颇顺听。及还镇,帝赋诗以饯,又以鞭赐之。卒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享年66岁。著有文230篇,《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7)宫市:旧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承办,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太监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遍布各热闹街坊,叫作“白望”。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口称“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这一弊政对城市商人和近郊农民造成深重苦难。

(8)阎济美(约737~825):唐代诗人。

(9)赵昌(730~814):字洪祚,天水人。贞元七年(791),为虔州刺史。属安南都护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护,夷人率化。十年(794),因屋坏伤脛,恳疏乞还,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国子祭酒。及泰为首领所逐,德宗诏昌问状。昌时年72岁,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复命为都护,南人相贺。宪宗即位,加检校工部尚书,寻转户部尚书,充岭南节度。元和三年(808),迁镇荆南,征为太子宾客。及得见,拜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岁余,让卿守本官。六年(811),除华州刺史,辞于麟德殿。时年80余岁,趋拜轻捷,

召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在郡3年，入为太子少保。九年(814)卒，享年85岁，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成。

(10)含英咀华：嘴里含着花朵，品味花的芬芳。比喻品味、体会诗文中的精华。英、华，这里指花朵。咀，细嚼，引申为体味。

(11)栱(máng)：房屋的大梁。

(12)桷(jué)：方形的椽子。

(13)栱卢(bó lú)：亦作“栱卢”。柱顶上承托栋梁的方形短木。即斗拱。《礼记·明堂位》“山节”汉郑玄注：“山节，刻栱卢为山也。”侏(zhū)儒：梁上短柱。

(14)榑(wēi)：门枢臼。闑(niè)：门中央所竖的短木，在两扇门相交处。扂楔(diàn xiē)：门闩和竖在门左右的短木。比喻小材。楔(xiè)：门两旁长木柱。

(15)卓犖(luò)：卓越，突出。

(16)豨苓(xī líng)：即猪苓。药草名。

(17)裴度(765~839)：唐代文学家、政治家。

(18)吴元济(783~817)：唐代宪宗时叛藩的首领。

(19)李愬(773~821)：唐代大将。

(20)段文昌(773~835)：字墨卿，一字景初，其先为齐州临淄人，世居荆州。疏爽任义节。韦皋荐之为校书郎，拜监察御史，迁祠部郎中，加知制诰。穆宗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后授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尚宽静。文宗立，拜御史大夫，封邹平郡公，自检校左仆射徙帅荆南。后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卒。著有文集30卷，诏诰20卷，食经50卷。

(21)桃茢(liè)：桃枝与扫帚。古代用以辟邪除秽。《周礼·夏官·戎右》：“赞牛耳桃茢。”郑玄注：“桃，鬼所畏也，茢，扫帚，所以扫不祥。”

(22)崔群(772~832)：字敦诗，号养浩，唐代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贞元进士。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初，为翰林学士，迁礼部侍郎。十二年(817)，为宰相。以反对用皇甫镈为相，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穆宗时，任御史中丞，出任武宁军节度使，被节度副使王智兴所逐。还朝授秘书监，历华、宣二州刺史，荆南节度使，后为吏部尚书。太和六年(832)卒，享年61岁，赠司空。

(23)獐：又名土麝、香獐，小型鹿科动物之一。

(24)孟郊(751~814)：唐代著名诗人。

(25)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

(26)盞(zhōu)：乖，悖。

(27)李贺(790~816)：唐代诗人。

(28)李汉：字南纪，淮阳王李道明六世孙，韩愈门人女婿。

(29)蒋系(796~872)：唐代史学家。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

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亡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其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